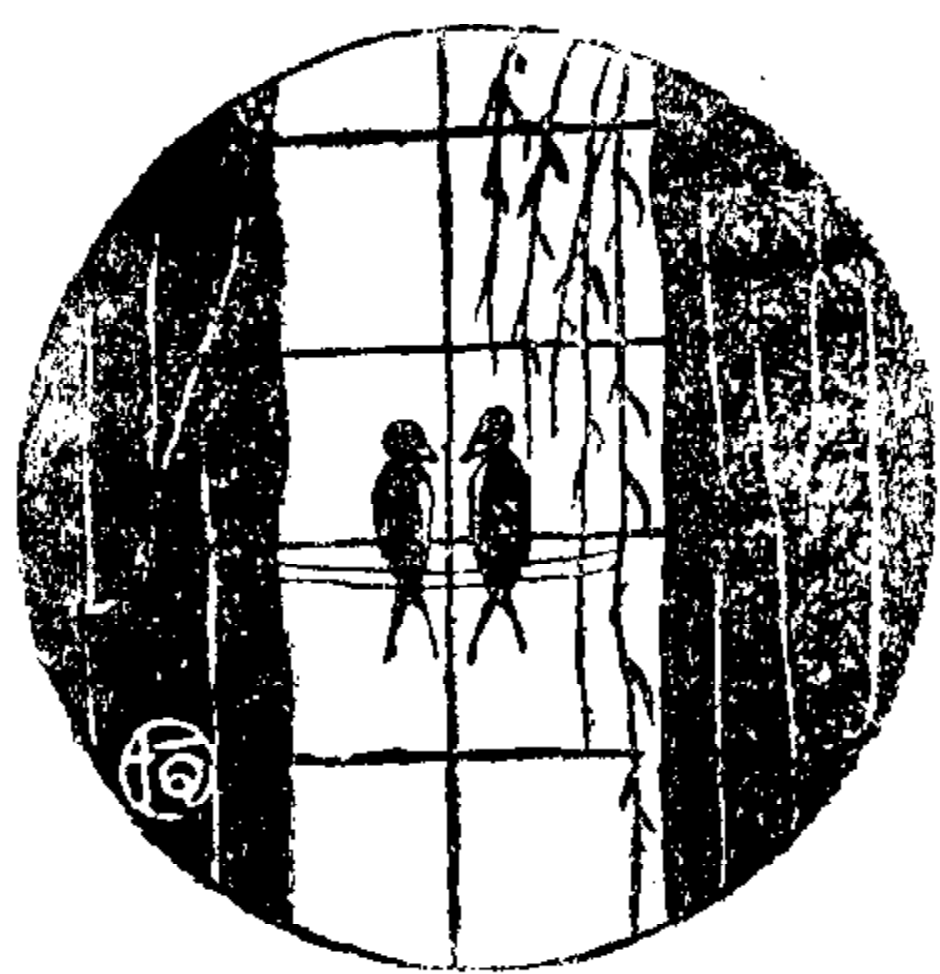




滿洲名稱之種種推測

馮家昇

一 小序

滿洲(Manchuria)爲一極閃爍之名稱，以中文言，「洲」與州府之「州」音同形似，又與所謂世界大陸「五洲」之「洲」字同，而常用爲地域之名，以英文言，*Manchuria* 之 *ia* 亦表示地理名稱之語尾，如 *Asia*, *Australia* 等等，*Churia* 正與中文之「洲」字巧合。不知中國史地者，與夫知而不深者，驟見此中英文巧合之名稱，殆無不疑「滿洲」爲一地域之名焉。

夫「滿洲」本有其原意，與夫代表之對象，並非地域之名，前人先我而言之矣：「今漢字作滿洲，蓋因『洲』字義近地名，假借用之，遂相沿耳；實則部族而非地名，固彰彰可考也。」（滿洲源流攷卷一）十七世紀時，歐西學者未有以「滿洲」命名者，如 *De Rougemont* 之 *Historia Tartario-Sinica Nova* 1673, *The Rev. M. Martini* 之 *Historie des deux Conquerans Tartares Qui ont subjugué*

la chine 1690 等書，不曰女真 *Nijden* 即曰韃靼 *Tartars*。自俄人東漸，「滿洲」之名始著，然猶以爲部族之名焉。十八世紀後，歐西學者一變其從來之用語，而以「滿洲」代之矣。

光緒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（西曆一八九八年六月二十四日）中國與俄國東省鐵路續訂合同第一條云：「此東省鐵路幹路之支路達至旅順，大連灣海口，取名東省鐵路南滿洲支路。」又第七條云：「南滿洲鐵路方向及經過地方，應俟總監工在滿洲地方勘定情形，報明公司總局後，由公司或在北京之代辦人，與鐵路總辦共同商定。」此南滿洲之名始見於中國文書者也。顧此條約之稱南滿洲，在吾人不過就地理之方向而命名，如一省之稱省南，省北；初未料因用字不慎，而啟外人割裂之漸也。

光緒三十一年（西曆一九〇五）日俄之戰告終，締結朴茨茅斯條約 *Ports Mouth Treaty*，劃分雙方勢力範圍，長春以南屬日，長春以北歸俄，各就勢力範圍所及，妄分南北滿。南滿、北滿之名，自是始定。

寢假而有喧賓奪主之勢，不曰「東三省」而曰「滿洲」，不曰「奉天」，「吉林」，「黑龍江」，而曰「南滿」，「北滿」。取日俄歐美之文書觀之，凡關東省者，無不以此新名為標題，即國人著述中，以滿洲、南滿、北滿命名者，何可勝數！

夫外人命名，意必別有所受，而吾國上自大學教授之研究報告，下至小學校之教科書，尤而效之，何其不思之甚也？號稱支那學家之寇林 S. Couling 所著支那學辭彙 *Encyclopaedic Sinica*，滿洲字下注云：「就地理上，分南滿、北滿」，誠極天下之大謬！地理上如何分法？何度，何山，何水，為南滿、北滿？後有增訂其書者，首應正其謬妄，而改作：「就政治上，分南滿、北滿。」然歐美人之誤解，孰尸其咎，豈非吾人無意間助成此大謬哉？

九一八以後，日人樹立偽國曰「滿洲國」，據報所載，其疆域之大，不惟包含東三省，熱河，且囊括外蒙之東部，更欲劃京東（山海關內一帶）為其邊鄙，以此類推，則平津滄洛，莫不為「滿洲國」之疆域矣。封豕長蛇，其欲無厭，得隲望蜀之心，靡有底止！

日本野心政治家，狡猾外交家，嘗以滿洲名稱之閃爍，易於利用，而淆惑歐美人之聽聞，國人寧承恩君著遼寧省沿革及滿洲人攷 *Hisso* *rical Account of Liaoning Province and the Manchus*，提出一九二九年太平洋國交討論會，力闢其妄。後以文之一部——滿洲字義攷——譯載東北叢刊第一期，今年五月復就本文略加刪潤，轉載北

平新晨報副刊東北問題欄。用意所在，實獲我心。惜取材不廣，並未注明出處，不知者方疑為杜撰。故本文羅列羣書，一一標明出處，或視為寧文之「補」，「續」，亦無不可。

二 滿洲名稱產生之推測

滿洲產生之年代，有三說：據清代各種官書，滿洲之為國號，始於遠祖布庫里雍順息三姓人爭之後。據魏源聖武記，則始於太祖天命元年，明萬曆四十四年。惟明末文書，朝鮮載籍，至今未發現其名，故日人市村瓚次郎，稻葉君山，國人朱希祖諸氏，斷定滿洲為晚出之名稱，至早不出太宗天聰之世。

甲 始於遠祖布庫里雍順說

我朝發祥長白，自遠祖定三姓之亂，居俄漠惠之野，鄂多理城，在今甯古塔西南三百餘里，國號曰滿洲，是為滿洲開基之始。（*皇朝文獻通攷*卷二七一）
我朝發祥長白，建國號滿洲，遼寧祖統與京，肇基王迹，傳至興祖，景祖，積功累仁，基緒益大。（*皇朝通典*卷九十）

……三姓者，議曰：「我等盡息爭，推此人為國主，以女百里妻之。遂定妻以百里，奉為貝勒，其亂乃定。於是居長白東俄漠惠之野，俄桑里城，國號滿洲，是為開基之始。」（*王先謙東華錄*卷一）

此外若吉林通志，大清一統志，滿洲源流攷，所載均同，殆出一源無疑，其源於何書，則太祖實錄也。按太祖實錄，國中有二：一為北平故宮博物院新發現者，一為民國十九年遼寧通志館所據以影印者。前者為未經改

竄之本，後者譯名文句略異，似經增修之本。二本字句之間，雖有出入，至謂滿洲爲國號始於布庫哩雍順則一。

滿洲源起于長白山之東北，布庫哩山下一泊名布勒瑚里。初天降三仙女浴于泊，長名恩古倫，次名正古倫，三名佛庫倫，浴畢上岸，有神鵲銜一朱果，置佛庫倫衣上，色甚鮮妍。佛庫倫愛之不忍釋手，遂銜口中。甫著衣，其果入腹中，卽感而成孕。告二姊曰：「吾覺腹重不能同昇，奈何？」二姊曰：「吾等曾服丹藥，諒無死理。此乃天意，俟爾身輕，昇未晚。」遂別去。佛庫倫後生一男，生而能言，倏爾長成。母告子曰：「天生汝，實令汝以定亂國，可往彼處，將所生緣由一一詳說，乃與一舟順水去，卽其地名。」言訖忽不見。其子乘舟順水而下，至于人居之處，登岸折柳條爲坐具，似椅形，獨踞其上。彼時長白山東南，鄂謨輝（地名）鄂多里（地名）內，有三姓爭爲雄長，終日互相殺，適一人來取水，見其子舉止奇異，相貌非常，因至爭鬪之處，告衆曰：「汝等無事，我於取水處，遇一奇男子，非凡人也。想天不虛生此人，盍往觀之！」三姓人聞言，罷戰同衆往觀，及見，果非常人，異而詰之，答曰：「我乃天女佛庫倫所生，姓愛新（漢語金也），名布庫哩雍順。天降我定汝等之亂。」因將母所囑之言告之。衆皆驚異曰：「此人不可使之徒行，」遂相攜手擁捧而回。三姓人息爭，共奉布庫哩雍順爲主，以百里女妻之。其國定號滿洲，乃其始祖也。（南朝譯名建州。）（見影印滿洲實錄卷一）

此所載清之起原，怪誕不經，全段事實，與鄙俚小說無異。更有兩點足引吾人注意：（一）三仙女浴於泊，佛庫倫銜神鵲所遺朱果而生布庫哩雍順，正與簡狄同三人行浴，吞玄鳥之卵而孕生殷契之故事相類似。史記殷本紀云：「殷契母曰簡狄，有娥氏之女，爲帝嚳次妃。三人行浴，見玄鳥墮其卵，簡狄取吞之，因孕生焉。」或修清太祖實錄時，欲神乎其事，參取史記殷本紀，亦未可知。（二）三姓人想係三小部酋，鄂謨輝，鄂多里，本二小地，以野蠻未化之小民族，謂有國號，殊未足信，故柯劭忞先生等修清

史稿，特改云「號其部族曰滿洲。」「其先蓋金遺部，始祖布庫哩雍順，母曰佛庫倫，相傳感朱果而孕。稍長定三姓之亂，衆奉爲貝勒。……號其部族曰滿洲，滿洲自此始。」（太祖本紀）不曰「天降三仙女」而曰「蓋金遺部」，不以感朱果而孕爲實，而曰「相傳」，不曰「其國定號滿洲」而曰「號其部族曰滿洲」，蓋亦深知太祖實錄之荒誕虛僞矣。統觀此段，似含中國人傳說之成分，顯係修實錄時所增飾也。

乙 始於清太祖說

中國自先秦以來，代有國號，而新定國號，大抵多在第一朝——（契丹改遼在太宗大同元年，蒙古改元在世祖至元八年）——蓋「命世之君，創制顯庸，必有以新一代之耳目，而不肯因襲前代，此其一端也。」（趙翼二十二史劄記卷二十九）明萬曆四十四年，清太祖逐漸征服各部，頗有國之雛形，故建元建號，亦事理之當然。

大祖高皇帝，天命元年，受覆育列國英明尊號，國號滿洲，時萬曆四十有四年。（魏源聖

武記卷一開國龍興記）

就常情言，魏源記大命元年建號滿洲，本無可疑，如契丹以遼爲號，雖始自太宗大同元年，而太祖神冊元年亦曾以「契丹」爲號矣，蒙古以元爲號，雖始自世祖至元八年，而太祖亦以蒙古爲國號矣。契丹國志卷一云：「是年阿保機始自稱皇帝，國人謂之天皇帝，以妻述律氏爲皇后，置百官，建元曰神冊，國號契丹。」又彭大雅黑韃事略（王靜安蒙古史料四種叢書本）云：「黑韃之國，號大蒙古，沙漠之地有蒙古山……」皆

可爲例證也。

惟對魏源聖武記之出處，令人不能無疑。魏源生乾隆之世，去太祖天命元年已百數十年，其未得睹當時實況，自不待言，則其所據亦必太宗以後之材料矣。按太祖實錄丙辰年，有「建元天命」之語，並無建號之文。又據滿文老檔，朝鮮文書，北平故宮所藏檔案，奉天吉林所留之遺跡，太祖曾以「後金」或「金」爲國號矣。然建號「後金」或「金」始於何年乎？清史稿太祖本紀云：

天命元年，丙辰，春正月，壬申朔，上即位，建元天命，定國號曰「金」。

吾人於此有以下之解釋：天命元年，太祖號金，爲無可掩諱之事，種種證據想已爲修清史稿諸氏所見，故於天命元年而謂號金之始，太祖實錄不載號金之語，想係以金爲諱，惟欲塗改爲滿洲，則又與遠祖建號滿洲之文相衝突，故索在留以爲漏洞，向無建號之語也。至魏源想與吾人有同感，以爲野蠻未化之小民族向謂建立國號，乃無稽之談，故移於太祖天命元年。審乎此，則滿洲之爲國號而始於太祖，殊未可信也。

章太炎先生云：「竊疑此名，乃刺麻以『曼殊師利』寵錫之，非其本稱。今奉天旗族尙多，除官僚外，祇自知爲旗人，不知爲滿洲人，若果爲部落名稱，何以其人絕不能曉？」又云：「其名既自蕃僧與之，則太祖初建國，尙無此名可知也。」（華國月刊第二第三期與弟子吳承仕論滿洲書）

章先生此說乃對主滿洲爲從來之族號者而發，意謂滿洲一詞，不但太祖以前無之，太祖初建國時，亦無之。其理由不外二點：（一）奉天旗族

祇自知爲旗人，不知爲滿洲人；（二）蕃僧來上「曼殊師利」尊號，在太祖建國以後。余意此二點均非健全之解釋，就第一點言，滿洲果爲部落正稱，無知旗人安能知之？如今中國鄉野農民若詰以何國人，或尙自知爲中國人，或竟不知道自己爲中國人者多矣，安能自別爲漢族耶？就第二點言，太祖建國以後，西藏來上佛號，乃見於史者。考明永樂九年，明廷於吉林附近設僧綱司，成祖更建永寧寺梵宇。曹廷杰曾手拓混同江東岸古碑四紙：一碑正書「重建永寧寺記」六字，下隱約有「正德二年」字，一碑正書「永寧寺記」四字橫列，首行「勅修奴兒干永寧寺碑」九字，猶可辨。一小碑四字橫列，碑文有「吳承弔亥曳屯金帛凡並更孟丹風采史光牟弋舌」等字，吳大澂以爲唐古忒文，實女真小字也。（見吳大澂《蒙古紀程》）由此足知建州女真人間，早有佛教之流傳矣，何待蕃僧來上而始有佛號耶？

總之，魏源聖武記所載太祖天命元年建號滿洲之文，固不足信，章太炎先生以爲「滿洲」不見於太祖建國之初，於意亦未安。

丙 始於清太宗之偽造說

清人摧殘其先史跡之真相而引吾人注意者有三：（一）文字之獄，直書其實況，如莊廷鑑因補朱國楨明史稿中之崇禎一朝事實，而被戮屍，戴名世採方孝標之滇黔紀聞著南山集，而孝標戮屍，名世棄市。其二乃欲滅絕前人紀載其先之有關部分，自乾隆三十九年至五十二年，其

燒毀二十四次，查繳五百三十八種，一萬三千八百六十二本。然此不過就浙江一省而言，想當日全國曾遍搜查矣。如山西等省以詩文碑刻爲查繳之列，河南等省於乾隆四十三年亦查繳數百種，以此類推，合全國共禁燬之書可知矣。（見杭州抱經堂書局石印清代禁書總目四種）其三則以本朝爲諱之文句，而改竄前朝紀錄，如「後金」「金」在太祖時，本無可諱，故滿文老檔仍存其字，而太宗以後以爲避諱，於太祖太宗實錄則刪改之。清太宗天聰十年（明崇禎九年）改元崇德，改號大清。吾人於大清國號以前，總當滿洲爲其國號，孰知數十年前日人市村瓚次郎，稻葉君山，搜羅各種史實，揭破其秘密，原來大清以前，「後金」「金」亦爲其國號矣。

稻葉君山於明治間，隨內藤虎次郎去東省，潛心研究清史，經十數寒暑，成當代清史專家，氏說一出，轟動全國，有譽之者，有毀之者，然而事實所在，令人不能不折服也。惟其說流於偏頗，有不能令余同意者。氏謂「滿洲」二字始於編纂崇德朝實錄之日，以前遺錄及文書實無此說。彼等欲絕滅乾隆以前諸帝舊記之真相，故創如此說。」（清朝全史但懋譯本上冊頁六九）朱希祖君引而申之，謂改建州爲滿洲，實起於清太宗，二說異途同歸，均以滿洲始於清太宗之偽造。

（一）諱「後金」「金」而改滿洲

據明神宗實錄，皇明從信錄，三朝遼事實錄，明季北略，朝野記，朝鮮咨報，奉天崇謨閣，北平故宮，北平大學等處所藏之文書檔案，所載「金

國」「後金」等字樣，無慮數十條。遺跡方面，則有遼陽南門外喇嘛法師寶塔，瀋陽城撫近門之扁額，東京城之扁額，大石橋娘娘廟碑，均鐫「後金」與「金國」等字樣，故清太祖太宗曾以「後金」「金」爲國號，至今已成定案，無可否認。然據清之官書私著，此等字眼絕不可見，即連其線索亦難尋覓。今日吾人所知所見者，崇德以前爲「滿洲」，崇德以後爲「大清」。稻葉君山云：

太宗即位而後，經過八年以慧眼靜觀，灼見此種名稱於國運之發展上，固有重大不良之影響，故輒作斷然之處置。於是將一切檔卷中之記載，凡作「金」或「後金」字樣之處，咸一律毀去，改爲「滿洲國」，或「滿洲部族」，務令從前使用「金」與「後金」之痕迹，俱消滅無餘。太宗更爲永久詳密之攷慮，乃溯及既往，以銅敕世人之耳目，改訂太祖實錄，謂與「滿洲」同音之「文殊」，實係彼族之初祖布庫里雍順在長白山東，幹朵里城，居住時所建之國。子子孫孫繼承至今者，以爲進一步之愚惑。而果然具意外之效力，至六七年後，西藏之達賴喇嘛發冊書至于奉天，竟稱太宗爲「曼殊師利」皇帝也。自是以後，世人俱陷其術中，幾忘清人當時有此一番作偽矣。此誠不可不謂太宗成功之一端也。（東北叢刊第十四期，滿洲發達史，楊成能譯。）

何以太宗以「後金」「金」爲諱，而必欲塗改之？稻葉氏云：

夫國號一名稱而已，而太宗竟能斟酌內外之心理，謹嚴選擇，并藉以運用政策焉，其英敏之見地，求之前史殆無其例。至於「金」與「後金」，當時漢人恆釋作惡魔羅刹之義，歷史上曾有此項記載。況漢人之前代如宋者，固曾受金人之毒害，至至尊之君主亦被彼所捕虜，而拘囚于黑龍江上之五國城焉。而蒙古人者實爲明人之敵人，對於蒙古人與女真人之區別，又不甚明瞭，以爲東北塞外崛起之強敵，依然難繼後裔也。則襲用「金」或「後金」之年號，徒足以增加漢人之反感。

太宗因政治上之關係，以「後金」「金」爲諱而塗改之，又何以必改

爲滿洲乎？稻葉君山云：

不曰女真，又不曰大金，即擇此新字面，頗爲有趣味之問題。吾人攷之，此字面之選擇，又胚胎於對外關係。蓋崇德初年，包容種族之範圍，於彼等部族外，有強大之內蒙古。當太宗改國號時，既已棄大金之名義，又撤女真之舊稱，不得不另擇一適當部族之稱號。是則內對女真舊部，外對於新附之蒙古，擇一最共同之佳名，固彼等君臣所深思而熟計者也。以此用意，太宗乃採用稱太祖爲「滿洲」之尊稱。此尊稱互西藏蒙古女真及朝鮮皆知之，予當時之人心，得與以良好之感應，無可疑也。（清朝全史上冊，頁六十）

歸納言之，太宗諱金而改滿洲之原因，有兩方面：從消極方面言，去「後金」或「金」字樣者，意在消弭明人所懷曩昔宋人仇金之心理；從積極方面言，改號滿洲者，實欲博得一般女真蒙古等部之擁戴也。爲欲達政治上之目的，故不惜欺騙世人，而將一切檔卷中之「後金」或「金」，咸改爲「滿洲」字樣。

清太祖太宗曾以「後金」或「金」爲國號，今日已無可否認；清人之諱「後金」或「金」爲國號，亦不能不以爲然。特諱「後金」或「金」而塗改檔卷之年代，尙未確定。稻葉君山遽斷爲太宗天聰八年，似未深審。據日本人在奉天崇謨閣發見之朝鮮文書，崇德元年朝鮮來書，尙稱「金國汗」（明治四十二年東洋協會調查部學術報告頁一三七）滿文老檔載崇德元年十月，亦有「金」之字樣（金梁等譯滿文老檔祕錄下編頁四五下）。太宗天聰八年果以爲諱而塗改檔卷，則朝鮮來書不能仍稱「金國汗」，滿文老檔亦不能存「金」之字樣也。

太祖建號「後金」，太宗因之。太宗崇德元年，改號大清，雖不能不

謂爲政治上之一種策略，然亦不能謂檔卷中之「後金」或「金」爲太宗所塗改。蓋太宗兵馬倥傯，不但未暇文事，且燕京未下，明室猶存，人民未爲所屬，似尙不必。是則塗改檔卷中之「後金」或「金」爲「滿洲」，與其謂太宗所爲，無寧謂世祖以後之事。稻葉君山見太宗改號大清，遂意檔卷中之「滿洲」亦爲太宗所塗改，不免附會矣。

（二）諱建州而改滿洲

明代女真分三種：一曰海西女真，二曰建州女真，三曰野人女真。建州女真，愛新覺羅氏所從出也。明永樂元年，設建州衛；十年，又設建州左衛，授女真大酋官職，而使統領之。故清太祖太宗以前，曾臣屬明廷，毫無疑問。近據朱希祖君謂太祖未號「金」以前，稱「建州國」，太宗天聰時因諱「建州」而改爲「滿洲」云。故檔卷之「滿洲」實爲太宗所僞造，而追改之。

其未稱「金國汗」以前，稱「建州國」，至太宗天聰時，始追改爲「滿洲」，而諱建州。（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慶祝論文集，金國汗姓氏考。）

又云：

當清太祖始建國號時，其對明廷，則稱「建州國汗」；而據朝鮮咨報，則稱「後金國汗」。

朱氏並引陳國元皇明從信錄，王在晉三朝遼事實錄，芳瑞徵東夷考略，明神宗實錄，管葛山人（彭孫貽）山中聞見錄，海濱野史，建州私志，太祖武皇帝實錄等書爲證。至諱建州之理由，則謂：

然則改建州爲滿洲，實起清太宗。至其何以諱「建州」而改「滿洲」，則亦不外以諱

州爲女真族，仍恐引宋金仇敵之觀念，且避去以屬官而反叛宗國之惡名。

考是說最先之意念，蓋出發於「南朝誤名建州」之一語，此語原注於太祖武皇帝實錄之「其國定號滿洲，乃其始祖也」一句下，無論此語爲當時史官無意之誤，或有意之諱，要不必即謂未稱「金國」以前稱「建州國」也。例如契丹，唐太宗曾置松漠都督府，以酋領窟哥爲帥矣，若據通典唐書或其他唐代史籍，而謂契丹曾號「松漠國」，則未可信也。蓋松漠，中國之名，契丹則自有之號也。故所謂「建州國」者，無寧謂爲中國書所載如是，而建州女真固自有其稱號也。

進言之，建州亦似無可諱之理。考唐書渤海傳已見其名，歷遼金元史不絕書。明廷雖於此設衛，亦不過沿其字面而已。退一步言，清初雖以建州爲諱，亦係世祖入關以後之事，要不必統歸太宗一人。

至謂諱建州而改滿洲，意避屬官反叛宗國之惡名，想清人未必有此心理。一則草昧初開之民族，對君臣觀念甚形薄弱；再則天命元年以後，清人與明固自處於對等地位，故有指中國爲「南朝」之語。

合二說觀之，一則謂諱「後金」或「金」而改爲「滿洲」，一則謂諱「建州」而改爲「滿洲」，一而二，二而一，均主張滿洲一詞爲太宗所僞撰，不見乎太宗天聰以前也。

是說之根據不外兩點：（一）明末文書，朝鮮載籍中，未見「滿洲」字樣；（二）清初於各項記錄，會事塗改。就第一點言，太宗以前之清人自己紀錄原本甚少，且年代悠久不無散失，今因更少之紀錄（未經塗改

者）中不見「滿洲」，而謂太宗以前原無此字，終爲未妥之語。朝鮮載籍而爲稻葉君山所據者，大都崇謨閣所藏來往文書。夫兩國文書固當用兩國國號，其時太祖已建號「後金」（稻葉氏所據者，大抵天命元年以後之文件）來書稱「後金」，事理之當然。以文書中不見「滿洲」字樣而謂原無此字，亦屬危險之語。至於明則不免道路傳聞失實，例如契丹之迭刺部，本耶律氏之基本部族，五代宋初紀錄中絕不見其名，若以此而謂迭刺部原未曾有，終爲武斷之辭。就第二點言，太宗塗改紀錄，實未有充分之證據，人未能信，特因清人曾有此番作僞，稻葉君山遂推論「滿洲」爲太宗之追改耳。孟森君云：

太祖以前百餘年即有李滿住，太祖亦爲其將士尊之曰「滿住」，則明爲襲其本部之舊稱，並不因西藏之稱爲「文殊師利」始有其名。蓋「滿洲」既爲酋長之尊稱，則其所稱爲始祖者，必即爲建州女真之酋長，當時即受其所屬尊稱曰「滿洲」，當無疑義。後既以「滿洲」二字移轉而爲國名，則溯其得此二字之由來，謂在始祖之世，雖因果之間未盡核實，要未可即指爲捏造也。（清朝前紀上編，頁五上）

孟君以「滿洲」爲建州女真酋長「滿住」之衍變。蓋李滿住在太宗數世以前爲建州女真之最活動者，自宣德至成化屢見其名，故「滿住」實爲一種尊號，由尊號轉爲滿洲國名也。「滿住」之名既見宣德之世，則「滿洲」一詞之由來久矣。

近人金梁整理遼寧故宮所藏滿文老檔云，老滿文似蒙非蒙，似滿非滿，不易認識。經多人研究，費十數寒暑譯成百餘卷。以卷帙浩繁，動費鉅資，未能付梓，乃擇要排比，先以二編問世，題曰「滿文老檔秘錄」。初

頗疑此書不可靠，一則恐清初有所竄改，再則恐譯者有不實或錯誤處。後仔細觀其譯文頗有斟酌，名詞習語亦不苟且，殊非率意之譯者可比。至於「金」「滿洲」字樣互見，決非經清初塗改之本。如：

- (一)「天命六年三月」上遺書朝鮮國王曰：「後金國大皇帝遣朝鮮國書。」（上編，頁十八上）
 - (二)「十年正月」我嘗與彼等人有約，如金國出兵時，我乘白馬，執白纛，軍前喚爾衆，可合擒主將。（頁四三上）
 - (三)「十年正月」自王城南二十里外，由北進瓦爾喀，有百餘人，餘處皆金國之人。（頁四三下）
 - (四)「天聰五年十一月」勅諭金漢蒙古官員知悉。（下文，頁三四下）
 - (五)「五年十一月」爾金漢等官，但有子八歲以上……（頁三四下）
 - (六)「崇德元年十月」今大金之後天聰皇帝，出而御世……佛觀山西地方欲見金裔……見書即發金兵……至而見汝爲金裔……夢中得見汝爲金裔。（頁四五下）
- 老檔如經塗改，此「金」「後金」等字決難存留。又天命六年三月條，譯者題曰「太祖曾稱後金國汗」，則譯者於「後金」「金」「滿洲」「滿」等字辨別甚明，當無不實或錯誤也。

如所說不誤，則「滿洲」字樣見於天聰以前者，無慮數十處，最早在癸丑年，明萬曆四十一年，清太祖天命元年之前三年，已載其名。余將用孟君語云，「溯其得此二字之由來，謂在始祖之世，雖因果之間未盡核實，要未可即指爲捏造也。」漢譯之「滿洲」，或始自太祖太宗間，清音之滿洲，必早見於太祖太宗以前也。

三 滿洲字義之推測

「滿洲」名稱產生之由來，既如上述，則其字義又作何解乎？關於「滿洲」之字義，歷史學家，社會學家，人類學家，語言學家，均有推測。惟各是其說，未有定論。有以滿洲爲清亮之義者，有謂因地產珠而得名者，有謂因夷酋得救於豬而命名者，有以爲滿仲之衍變者，有以爲勇猛之義者，有謂由肅慎之音轉者，有謂由勿吉靺鞨之音轉者，有謂爲滿節者，有謂爲滿咄之衍變者，有謂出自文殊師利者，亦有謂建酋「滿住」尊號之轉變者。異說雖多，是非可辨。

(一) 滿洲爲清亮之意

此說始自羅斯牧師 The Rev. J. Ross 氏在中國多年，著有滿洲人 The Manchus 一書，書之第七頁以「滿洲」解作「清亮」Pure and clear，其後和司勃特牧師 The Rev. F. L. Hauspott 之中國史節要 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 p. 81. 採其說。寇林牧師 The Rev. S. Couling 著支那學辭彙 Encyclopedie Sinica 時，亦收其說。按「滿洲」一詞不論在滿文或漢文中，未有作「清亮」之解者。羅斯牧師誤以「滿」「清」二字通用，遂以「清」字而解「滿洲也」。蓋「滿」「清」二字若用爲專名詞，固無差異，如英文可作 The Manchu Dynasty，亦可作 The Chin Dynasty。羅斯牧師未能精通漢字，不幸鑄此大謬，殊可笑也。

(二) 滿洲爲勇猛之意

女真語與蒙古語相同者甚多，如蒙古人名中有蒙哥，蒙哥帖木耳，

孟特穆，萬汗等名，女真人名中亦有之。故蒙古語中之 *Mong*，即女真語中之「滿洲」，其意爲「勇猛」。就字義而用爲國號者，如元明是也。此說載見明治四十二年，東洋協會調查部學術報告市村瓚次郎之清朝國號考。氏未注明出處，不知何據。余按玉爾注馬哥孛羅遊記第一函第一冊，頁二九四（H. Yule *Travels of Marco Polo* Vol. I. BK. I. p. 294），引洛克爾之盧拉克傳頁一一一（Rockhill, *Ruhuck* p. 112）云：「斯米德 J. Schmidt (Ssang Setzon, 380) 謂蒙古源於 *Mong* 之一字，意爲「勇敢」「冒險」「大膽」。據拉希特 Roshid eddin（見多桑蒙古史 d'Ohsson, i 22 引）則謂「孱弱」「無能」之意。蒙古之「蒙」，據中文意爲「蒙昧」，則所說係譯音，非也。據斯米德諸人謂蒙古源於 *Mong*，據市村氏亦謂「滿洲」源於 *Mong*，豈有蒙古滿洲俱出一源之理？恐市村氏妄說耳。

(三) 因地產珠命名滿洲

此說載見史祿國之滿洲人之社會組織 S. M. Shirogoff, *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anchus* p. 160，意謂「滿洲」古產名珠，輸入中國後，中國人甚爲羨慕，遂名「滿珠地」the land, «Plenty of pearls». 按此說由乾隆四十二年之諭旨誤會而來。原文云，「我朝肇興時，舊稱『滿珠』，所屬曰『珠申』，後改稱『滿珠』。」西人對中文每多隔閡，就字尋義，遂譯「滿珠」爲 *Plenty of Pearls*，又妄肆穿鑿而謂地產名珠，中國人因以爲名，亦可笑矣！

(四) 因夷酋得救於豬而命名

滿洲之「洲」與「豬」音相近，相傳古時東夷有一酋長與中國兵交戰，不勝，逃入一豬圈，藏豬羣後。中國兵追至，人忽不見，惟見圈中諸豬，因呼曰「滿是豬」！乃相率退去。夷酋得救後，建立一國，號其國曰「滿豬」，訛轉而爲「滿洲」。此亦載見滿洲人之社會組織 *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Manchus* p. 160。據云出自中國小說，但未提其名。中國小說而果載此說，亦屬無稽之談，烏足當考證之資？考其附會之點有二：（一）古代東北產豬，外人每以清之髮辮起因於豬尾 *Pig-tail*，以豬爲號並示象徵之意；（二）滿洲，英文作 *manchu*，「洲」作 *Chu*，「豬」亦作 *Chu*，音讀相同，遂誤會二字爲一。

(五) 滿洲爲滿仲之重出

日人伊丈貞夫隨筆，據伴信友之中外經緯傳，謂清之先出自源義經，義經從蝦夷渡金國，以功起家，嗣奴兒干酋。及其子孫孟特穆爲建州都督，所謂清之肇祖也。義經於文治五年閏四月從蝦夷渡金國，時當南宋之世，大金甚盛之期。義經姓源，正與孟特穆之諡原皇帝合，蓋「原」「源」通用也。義經之先有名滿仲者，爲「滿洲」所自出矣。此說載見市村瓚次郎之清朝國號考，頗令人有注意之價值。日人久已垂涎東省，不惜捏造事實，東西胡拉，而謂清之先出自蝦夷，又謂滿洲出自蝦夷滿仲，誠極天下之大謬！

(六) 由肅慎音轉說

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十九日諭旨云：「我朝肇興時，舊稱『滿珠』，所屬曰『珠申』，後改稱『滿珠』，而漢字相沿訛爲『滿洲』，其實卽古『肅慎』爲『珠申』之對音。」（滿洲源流考卷一）按肅慎亦作「息慎」，亦作「稷慎」。女真因避遼興宗諱，改稱「女直」，亦作「女貞」，「女質」，亦作「慮真」。（見大金國志初興本末條）亦作「注展」（見遼史拾遺卷十三引余靖武溪集）亦作「朱里真」（見說郛卷二五北風揚沙錄）亦作「朱里拉特」（見博明希哲西齋偶得卷上）與乾隆所謂之「珠申」爲對音；「滿洲」與「滿珠」爲對音，故以「肅慎」爲「珠申」之音轉則可，若謂「滿洲」爲「肅慎」之音轉則不然矣。

(七) 由勿吉靺鞨音轉說

「勿吉」音轉爲「靺鞨」，又轉爲「滿洲」。「勿吉」古讀 *Mat* Kit，北平音讀 *Wu-chi*，「靺鞨」古讀 *Mat-Kat*，北平音讀 *Mo-ho*。古音「勿」「靺」通用，故與「滿洲」音亦同。今音 *ho*, *hsieh* 區別亦小，如喝、竭、謁、與、謁、謁、謁、每易相混。女真人發音不確，讀喝若謁，不無可能。故以「靺鞨」讀作 *mo-hsieh*，轉爲「滿殊」，再轉向爲「滿洲」也。此亦載見市村瓚次郎清朝國號考，氏主張「滿洲」出自太宗崇德以後，故斥此說。余案唐代東北有一大國名「渤海」，「渤海」或卽「勿吉」「靺鞨」之音轉，又與東海國之「渥集」爲對音（見聖武記卷一）而「渥集」既不在「滿洲」五部內，則「滿洲」爲「勿吉」「靺鞨」音轉之說不無牽強之嫌也。

(八) 由滿節音轉說

宋邢昺論語註疏舉九夷之名曰：

- | | | | | |
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------|
| 一日玄菟 | 二曰樂浪 | 三曰高麗 | 四曰滿節 | 五日夷貊 |
| 六曰索家 | 七曰東屠 | 八曰倭人 | 九曰天鄙 | |

又邢昺爾雅注疏九夷之名，所載亦同，惟「滿節」作「滿飾」，「夷貊」作「夷貊」，蓋因字體相似，而致誤也。按後漢書卷一一五，「夷有九種：曰玁夷，于夷，方夷，黃夷，白夷，赤夷，玄夷，風夷，陽夷。」章懷太子注引竹書紀年云：「后泄二十一年，命玁夷，白夷，赤夷，玄夷，風夷，陽夷；后相卽位二年，征黃夷；七年于夷來賓，後少康卽位，方夷來賓也。」此所謂九夷之名，與邢昺所載迥異。蓋兩漢以前，冊典所紀四裔之名，每就其俗尚，或其所居之方向名之，如赤狄，白狄，犬戎，林胡，東胡，西戎是也。兩漢以後，則各就其本稱而譯爲漢字也。

「滿節」北平音讀 *Man-chieh*，轉爲「滿珠」，更轉爲「滿洲」，殊爲可能之事。又按天聰二年十一月，太宗與朝鮮書云：「聞貴國有金元所譯書詩及四書，敬求一覽。」朝鮮來書云：「第金元所譯，則會未得見；國中所有，只是天下通行印本。雖非來書所求，而不欲虛厚望，聊將各件，通共三十六冊呈似，只領情也。」則清太宗天聰二年，已有四書，由此可以證明。而范文程輩頗能通經史，或據論語注疏，建號「滿節」，訛轉而爲「滿洲」，誠爲可能之事。

此說亦載市村瓚次郎之清朝國號考，氏舉六說而折中於「滿節」。

亦近附會。余意不論「滿節」或「滿飾」與「勿吉」「沃沮」「靺鞨」「渤海」「渥集」或「窩稽」俱爲對音，而爲一貫之名稱，與「滿洲」終當各別。朝鮮所進四書，實未明指爲註疏本，而只云「天下通行印本」，范文程輩果能通經史，則何以舍「渤海」大國之名不用，而必搜求註疏中乖僻之名耶？

(九) 由瞞咄而得名

哥爾斯基 V. Gorsky, O proishozhdenie etc p. 136. ff. 以「滿洲」爲東胡民族之尊號，如室韋（紀元後第五至第六世紀時）靺鞨呼其酋長曰「瞞咄」，此「瞞咄」即今之「滿洲」也。按此說本隋書之室韋，靺鞨傳室韋傳云：「南室韋……分二十五部，每部有『莫弗瞞咄』，猶酋長也，」「北室韋……分爲九部落，其部落渠帥號『乞引莫弗瞞咄』。」又靺鞨傳云：「渠帥曰『大莫弗瞞咄』。」此「莫弗瞞咄」，「乞引莫弗瞞咄」，「大莫弗瞞咄」一望而知爲綴合字。室韋傳云：「每部有『莫何弗』三人，以貳之，」則此「莫何弗」即「乞引莫弗瞞咄」，「大莫弗瞞咄」之「莫弗」而爲副首領也。加「瞞咄」則爲酋長，故知「瞞咄」爲東胡民族之一種尊號。此說言之近似，若尋滿洲語類似之字，則惟「烏珠」足以當之。波欽定金史語解「烏珠」頭也（卷一）亦可以領袖解，古音「烏」「瞞」通用，則室韋靺鞨之「瞞咄」，無寧謂爲滿洲語中之「烏珠」也。由「烏珠」轉變爲「滿珠」，再轉變爲「滿洲」，亦不無可能焉。

(十) 出自梵文「文殊師利」說

主張此說者，有章太炎（見華國月刊第二第三期，與弟子吳承仕論滿洲舊事書，清建國別紀）汪榮寶（見蕭一山清代通史上編頁四九引）稻葉君山（見清朝全史上冊頁六十，東北叢刊第十期，滿洲發達史，楊成能譯）其根據大抵不外滿洲源流攷（卷一）

以國書攷之，「滿洲」本作「滿珠」，二字皆平讀。清朝光啓東土，每歲西藏獻丹書，皆稱「曼珠師利大皇帝」，翻譯名義曰：「曼珠，華言妙吉祥也，又作曼殊室利。」大教王經云：釋迦牟尼師毗盧遮那如來，而大聖曼殊室利爲毘盧遮那師。「殊」「珠」音同，「室」「師」一音也。當時鴻號肇稱，實本諸此。

按「曼珠師利」即「文殊菩薩」，外藩稱清朝皇帝多用此號，不獨西藏已也。如廓爾喀（尼泊爾）所稱亦然。據西藏奏疏（東洋協會調查部學術報告頁一五〇引），道光二十三年正月十七日，廓爾喀王額爾德尼上奏文云：

奏如天覆育，如日月照臨，撫育萬國，壽如須彌山，至大至尊文殊菩薩大皇帝寶座前，恭請聖安。

則滿洲源流攷所載每歲西藏獻丹書，皆稱「曼珠師利大皇帝」之語，確有所本。然清朝「光啟東土」時，果指何時，源流攷亦無明確之辭。據稻葉君山云，明成化三年戰役中，占重要地位之女真君長李滿住，即以「文殊師利」爲名也。

阿哈出 (A Khachu) 釋家奴 (Sho-Knu) 李滿住 (Li-Manchu)
猛花不哥 (Mongupukha) 撒滿答失利 (Sa Mandashili)

釋家奴，即釋迦奴，「李」及「撒」爲姓，「滿住」及「滿答失利」爲「文殊師利」。建州酋既皆喜用佛號，則可推知其部族歸依佛，必甚早也。

由此可知「滿洲」名稱之由來甚久，非始自太宗之僞造，固章章可考也。稻葉君山恐此與其前所持之太宗僞造說互相矛盾，而又重加申明云：「蓋彼（太宗）佞佛之思想，與其祖先渤海人佞佛之思想，大相逕庭也……彼之佞佛思想，乃欲利用佛名，以企圖他族之歸心也……彼對於文殊遺跡之五台，乃欲運用政策，置之自己國境之內者也。」

（滿洲發達史楊成能譯）氏重視太宗之僞造，而忽視「滿洲」名稱之衍變，此爲余所絕不謂然者。

（十一） 出自建州女真尊號滿住說

此說自丹陽唐邦治始，孟森繼之爲之攷證，頗中肯綮。孟氏據明實錄云，宣德四年，建州酋「滿住」請入朝，充宿衛，不許。正統元年，建州衛指揮「李滿住」奏被忽剌溫野人侵害，欲移居遼河草河。正統三年，建州衛掌衛事都指揮「李滿住」爲朝鮮所壓迫，內徙遼東。正統五年，勅諭建州左衛都督凡察等，聽總兵官曹義等安插，與「李滿住」同居。成化初，李秉等討建州，斬「李滿住」，距宣德初已四十年，恐所謂「李滿住」已非顯忠之子。至清太祖，仍稱「滿住」。據朝鮮書籍如燃藜室記，棚中日錄，萬曆四十七年，明所檄調之朝鮮兵，以三月初四日，見明兵大敗，與清兵約和，軍始下山飲水，胡將乃言，「此事當到城，見『滿住』後，

許今還國。」明季北路，萬曆四十四年，清太祖建元天命，國號後金，黃衣稱朕，當時自稱曰「朕」，而其臣下則稱之曰「滿住」，可見「滿住」爲一尊號，至太祖時尚以此呼之。

「滿住」之爲建州女真之尊號，已知之矣，然又何以蛻變而爲「滿洲」國號？不妨引孟氏原文於此：

建州一部族，可稱爲以「滿住」爲酋長之部族，則謂之爲「滿洲部族」，猶之稱國爲王國，帝國，侯國之類。「滿洲」同非部族之名，而稱建州部族爲「建州滿洲部族」，則其文義，猶之大清帝國，日本帝國，比利時王國，盧森堡公國，略無足怪。（清朝前紀上編，頁四）

建州女真以「滿洲」爲尊號，猶中國以「帝」「王」「公」「侯」爲爵秩也。「滿洲」下加「國」字，猶中國帝王公侯下加「國」字，爲帝國，王國，公國，侯國之類也。此與英國 archduke 爲公爵， archduke don 爲公爵采邑， earl 爲伯爵， earldom 爲伯爵采邑亦同。

他人聞建人自稱我「滿洲」，不以爲建州人係傳其主命，直以爲建州人自名其國或部族爲「滿洲」，建州人亦遂承認之。其後太宗時致書明督師袁崇煥，即自稱「滿洲國皇帝矣」，輾轉襲用「滿洲」二字爲國名，其中蛻化之所由來，約略可見。（全上）

爲當時建州人設想，不免附會牽強，天下寧有舍自己原來之尊號，而承認人所誤爲部族之名耶？

總此十一說觀之，前八說率皆附會之談，余於每條之後，略作簡單之批評，此不復述。第九說雖近於理，第無明確之證據，不敢遽以爲然。後二說則證據確切，甚中肯綮，「滿洲」蛻化之由來，歷歷可見。然余意「滿

洲一名稱與其謂出自梵文「文殊師利」或出自建州女真尊號「滿住」無寧謂爲原出自梵文「文殊師利」更轉而爲建州女真之尊號；二者之間，有因果關係，不能屏甲，亦不能斥乙也。

吾人於前節證明「滿住」爲「文殊」，而「滿住」復爲「滿洲」之前身，攷北方民族中，以文殊爲號者不自建州女真始，而契丹第六朝之聖宗已稱「文殊奴」矣。（見遼史聖宗本紀第一）其不同者，一則下加「奴」字，示謙下之意；（湯運泰金源紀事詩卷一云，「遼人佞佛，多以佛名居上，而下加『奴』字，以見皈依之意。」）一則直以「文殊」爲號，示尊大之別焉。李滿住之同輩滿答失利爲「文殊師利」，寧德距成化間之「滿住」，太祖所稱之「滿住」，均「文殊」之異譯，則「文殊」之號實有宗教與政治之意味矣。易言之，「文殊」初爲個人之佛號，子孫相沿，遂爲政治領袖之尊號矣。

遼金元以後，漠北佛教甚盛，而吉林一帶又爲金源兆興之地，寺院碑塔存於今者尙多（見日人伊東忠太所著之滿洲之佛寺建築），明廷曾於其地設僧綱寺，建寺院，實利用其所好而爲之也。當日其地佛教之盛，由此可想而知。此「滿住」（文殊）初爲其領袖之佛號，子孫世襲，相沿而爲其領袖之尊號，若帝，若王，若公，若侯矣。故吾人於明實錄所見之「滿住」，一率皆指建州女真之大酋焉。

約言之，佛號之「滿住」爲因，尊號之「滿住」爲果，二者互相連貫，無寧合二說爲一也。

至以尊號更轉爲族號，實爲古今中外習見之事。如中國古代之氏族，或以官職，或以采邑，如司馬司城，韓趙魏也。（詳見日知錄集釋卷二三）求之北方民族中，「若吐谷渾阿柴虜者，遼東鮮卑也。自吐谷渾西行創業，至孫葉延始以王父字爲氏，號『吐谷渾』。」若「大且渠蒙遜，張掖臨松盧水胡人也，匈奴有左右『且渠』之官，蒙遜先世爲此職，故以爲氏。」（見沈約宋書夷貊傳）此例曷可勝紀。故由尊號衍變爲族號國號，爲順序之事。建州女真以尊號之「滿住」，更轉爲族號國號之「滿洲」，不足爲異也。

四 結論

本文終結，非欲照行文之成例，將前後所述，作幾句簡約之辭，亦非欲將許多學者久懸而未決之問題，在此冒昧武斷；乃因前所敘述，或有未盡，不妨在此補充數語，提供國人參考。

「滿洲」一詞載見滿文老檔者，最早在清太祖稱天命之前三年，已如上述。今據朝鮮紀錄（亦稱榮君山所據者見滿洲發達史）當萬曆四十七年（西元一六一九年）之春，都元帥姜宏立加入明軍，以征伐清之太祖，中途被清兵所擄，以之謁見太祖；見太祖之下，俱以「滿住」稱號太祖，加於「汗」之尊號上。按太祖天命元年爲萬曆四十四年，萬曆四十七年爲天命三年，時在建號後金，改號大清之間。以「滿住」稱號太祖，且加於汗之尊號上，則可知爲「滿住汗」與「後金國汗」命意

同。「滿住汗」當係「滿洲汗」，足證太宗偽造說之不可信，而滿文老檔之可據也。

吾人須知一民族必有其族號，一部必有其部名。所謂建州女真者，明人稱滿洲民族之名，原非其自號，此點須深注意。且爲一籠統之名詞，如五代只知契丹爲契丹，而不知契丹分若干部族，迭刺爲耶律氏所自出也。又如北宋只知女真爲女真，而不知完顏爲金源兆興之部族也。然則清之先果以何名號其部族，舍「滿洲」外，實未能尋出其他名稱，而爲建州女真自號者，由此推知清代官書稱「滿洲」始於其遠祖布庫哩雍順，亦未可厚非。

總之，「滿洲」決非太宗所偽造者，漢字之「滿洲」或起於太祖太宗間，滿音之「滿洲」必早見於太祖以前，此余再所敢申述者也。至於漢字何以譯作「滿洲」而不作「滿州」或其他同聲之字，亦一有趣之問題。章太炎先生云，「建夷不知文義所在，范文程輩亦庸鄙陋儒，不識西藏所稱之意。」（華國月刊第三期與弟子吳承仕論滿洲舊事書）未免出於卑視清人之心。乾隆雖云「今漢字作『滿洲』，蓋因『洲』」

字義近地名，假借用之，」亦未道其究竟。余意漢字譯作「滿洲」，有以

下二種解釋：

（一）「州」爲中國州府之「州」，唐宋以後所指，不過一小地域之名。清人欲以其部族名異於普通之「州」，故譯作「洲」。

（二）金史地理志云：「國言金曰『按出虎』，以按出虎水源於此，故名「金源」，建國之號，蓋即指此。」太祖太宗嘗以大金之後自居，命族名爲「洲」，乃以其與「金源」暗合。崇德元年改號，擇從水之「清」字，亦是此意。

由上所述，「滿洲」原非地名，章章可攷。今後國人文書中，無論英文中文，均應從國有之名稱，合稱則爲東三省，分名則爲遼寧，吉林，黑龍江，不應作「滿洲」。至於「南滿」，「北滿」，「東蒙」，「間島」，更爲日俄割裂吾國土地之名稱，尤不當出諸吾人之口，供人利用。莊子曰：「名者實之賓。」今土地雖被掠奪，實可亡，名不可不存。苟人心未死，念念不忘吾之東三省，則數年後，或數十年後，仍可還爲吾中華民國之一部也。

